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七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_臣甘立猷

謄錄監生_臣陳夢龍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二十五

起癸兆塘灘正月盡彊圉
作監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朔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為福建行中書省是日張士誠弟士德陷常熟州時江陰羣盜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

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為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
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
利其貨賄逗遛不進英乘間挈家逃去過江求救於士
誠仍質妻子借兵復仇士誠初亦疑惑英盛陳江南土
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士誠乃遣士德率高
郵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遂陷常熟是年正月壬午陷常熟據秘閣
元龜政要朱英事採輟耕錄 丁酉太保鼎珠以病辭職不允 庚
戌中書左丞相哈瑪爾罷先是哈瑪爾既相以前進西僧為

恥告其父圖嚕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
嚕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
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
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
聞之歸告其夫圖嚕特穆爾圖嚕特穆爾恐太子為帝
則已必先誅即以聞於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鴛
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
我老耶帝即與圖嚕特穆爾謀去其兄弟遂罷哈瑪爾辛

吏御史大夫錫錫亦罷以綽斯戡為御史大夫復以鼎珠為中書右丞相是月薊州地震倪文俊建偽都

于漢陽迎徐壽輝居之二月壬子朔張士德陷平江

路據之

考異士誠陷平江元史本紀月而不日今從明太祖實錄

江南自兵興以來

官軍死鋒鏑鄉村農夫薦罹饑饉投充壯丁生不習兵

烏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達實持穆爾得便宜行事陞

漕運萬戶托音為參政統領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

達嚕噶齊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嚕噶齊哈斯克實為平

江達嚕噶齊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為平江
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
而殺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
屯嘉興與敬淮西人也張士德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而
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及明旦緣城而上遂陷
平江路剽掠姦殺慘不忍言托音匿俞家園自刎不死
游兵殺之哈斯克實於境外聞城破自溺死貢師泰領義
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遁變姓名匿跡於海濱既而

崑山嘉定崇明州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避亂居吳門
士德用為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改
平江路為隆平府設省院六部百司凡寺觀菴院豪門

巨室將士爭占而居了無虛者

採輟耕錄及元史貢師
泰傳樂郊私語等書修

入時義軍府參謀楊椿守齊門淮兵奄至衆皆不知所
為椿獨謂寇不足畏明日城且陷椿猶躍馬呼其子若
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并遇害椿妻求得其尸于張香
橋亦自經死椿蜀之眉山人徙居吳中教授強起就小

職卒舉家殉義云嘉定州倖奉印降賊州吏尤鼎臣沮

之為其將所繫且誘以官鼎臣抗不受杖百錮於家

張採

文蔚楊參謀諫及王逢
梧溪集吳寬家藏集

癸丑圖魯特穆爾辭職不允

綽斯戡劾奏哈瑪爾及其弟錫錫等罪惡帝曰噶爾兄

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與朕弟額琳沁巴勒皇帝實同乳

且緩其罰令出征自效丙辰右丞相鼎珠及平章政事

僧格實哩復言其罪惡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敗

哈瑪爾惠州安置錫錫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初額森特

穆爾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而所得之庫藏尚封識未啓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譖托克托兄弟之故而不知有易主之謀實坐不軌之罪也哈瑪爾之死距托克托遇鳩才數十日人皆快之平江既陷嘉興為藩鎮喉舌有司告急驛使不絕於道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兵少策無所出檄苗軍帥楊旺來守嘉興旺勒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丞相遂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

採輯
耕錄

乙丑禁銷毀販賣銅錢

丙寅命翰林國史院太常禮儀院擬皇后奇氏三代
謚號王爵 己卯命集賢直學士楊俊民致祭曲阜孔
子廟仍葺其殿宇 王與敬抵嘉興苗軍帥參政楊駐扎
勒欲殺之與敬遂往松江謀結水寨于澱山諸湖令上
戶供給其軍名曰守禦實欲戀倡婦董兒也達嚕噶齊
巴圖特穆爾知府崔思誠皆與之不協會浙省又命元
帥特古斯等提兵鎮守二帥抗衡不相下己亥夜與
敬率萬戶戴列孫等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

檢括金帛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乙巳旺扎勒
部將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與敬遂北出通波塘而
去投降張士誠子女玉帛悉為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
逐列孫等死者過半苗在松江一月火不絕截人耳鼻
掠婦女劫貨財官庾粟四十萬皆籍為己有居民兩遭
鋒鏑死者填街塞巷水為之不流

據農田餘
話修入

常州豪

俠黃貴甫間道歸歎張士德許為內應寇至不戰而城
陷改常州路為毘陵郡士德之圍常州也萬戶府知事

劉良以援兵不至命其子毅齋蠟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毅未及還城已陷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

十餘人

採農田餘話及
祕閣元龜政要

常遇春攻官軍于采石以奇

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曼濟哈雅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辛巳朔朱元璋率諸軍取集慶自太平水

陸並進數至江寧鎮攻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

多疑懼不自安元璋覺其意是日令入宿衛環榻而寢
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傍元璋解甲
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壬午徐壽輝復寇襄陽 癸

未臺臣言係官牧馬草地俱為權豪所占今後除規運
總管府見種外餘盡取勘令大司農召募耕墾歲收租
課以資國用從之 丁亥以今秋出師詔和買馬六萬
匹 先是集慶嘗有警湖廣平章阿魯輝將苗軍來援
事平還鎮揚州而阿魯輝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日

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嚕輝以叛集慶之援遂絕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為兵以自守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糧餉激厲士卒為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至是太平兵大集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官軍于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遂圍之福壽數督兵出戰多敗於是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實不能支庚寅城破福壽猶督兵巷戰兵潰乃獨據

胡牀生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去叱之
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嚕噶
齊塔納達實見其獨坐若有所為者從問所決因留弗
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塔納達實亦死之又同
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贈
福壽江浙行省左丞相追封衛國公諡忠肅 朱元璋
之取集慶也克城之日曼濟哈雅走投張士誠水寨元
帥康茂才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元璋入城

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嘉福壽之忠為棺衾以禮葬之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命趙忠為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癸巳張士誠自高郵徙居隆平宮於承天寺萬歲閣

服御器用皆擬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號
大周歷曰明時自稱周王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
術人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蔣輝為右丞潘元
明為左丞史文炳同知樞密院事其郡州縣正官郡稱
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
則損益而已士誠以吳民多艱牧字者非才悉選而更
張之自令丞簿尉以及錄事錄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
賜衣二襲馬一匹粟若干石肥瘠旨酒有差

採秘閣元
龜政要吳

寬平吳錄及揚基
送張府判詩序

初孫撫奉使抵高郵士誠不迎詔

既入城拘撫於他室欲降之撫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
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約鎮南王剋日進兵
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總兵官

按達拉遁 丁酉立行樞密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

相達實特穆爾兼知行樞密院事節制諸軍省院等官
並聽調遣凡賞功罰罪招降討逆許以便宜行事 是

日建康兵取鎮江路朱元璋既定集慶欲發兵取鎮江

慮諸將不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營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為大將軍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翌日而克之苗軍元帥旺扎勒出走守將段武平章鼎鼎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徇金壇丹陽下之改鎮江路為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

元帥鎮守其地 戊申方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萬

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並兼防禦海道事 是月

有兩日相盪 夏四月辛亥以中書平章政事綽斯戩

為左丞相 壬子張士誠將趙打虎陷湖州

考異士誠陷湖州元

史本紀與松江常州並繫是年之二月今從明太祖實錄 改湖州路為吳興郡

據輟耕錄

是月帝如上都 張士誠將史文炳率兵自泖湖入

古浦塘破澱湖柵舳艫相銜旌旗蔽日苗軍一矢不發

夜中遁去松江遂陷士誠即令文炳鎮松江

採輟耕錄

五

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

乙巳賊寇辰州守將和尚

以鄉兵擊敗之

六月乙卯建康兵取廣德路改為廣

興府以鄧愈守之

壬申建康降人陳保二誘執詹李

二將降於張士誠保二常州奔牛壩人聚衆以黃帕首

號黃包頭軍鎮江既下遂來降至是復叛 乙亥朱元

璋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

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

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

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
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比已於隗囂不
悅留憲不遣是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謡云李
生黃瓜民皆無家雷州地大震楊旺扎勒以數萬衆
屯嘉興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王江涇商旅不行軍容
嚴肅張士德遂不敢取道嘉興乃自平望烏墩直搗杭
州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恃旺扎勒兵強漫不為備寇至
城遂陷達實特穆爾遁平章政事左荅努色爾戰死居

民黃仲起妻朱氏懼為賊所辱與其女臨安奴俱縊死
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歎曰我生何為徒受辱耳亦自
縊死既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元童與乳母湯氏亦
皆縊死丞相遁入富陽駐紮乃以苗軍及官軍分為三
路蔣英從大麻塘樓董旺從破石長安身率劉震朱誠
從海鹽黃灣而進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士德知駐紮勒分
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臯亭再敗于謝村三敗于
夾城巷賊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去遂復杭州達實特

穆爾乃還

考異元史順帝紀及明太祖實錄皆不言陷杭之將為士德今據輟耕錄樂郊私語補入

董搏霄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西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

而往翼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初禮部

尚書致仕婺源汪澤民寓居宣州時賊數來犯江東廉訪使道通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至是長槍軍索諾木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賊益衆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贈江浙行省左丞追封譙郡公謚文節澤民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上

世孫也 秋七月己卯朔宋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治

應天府以左副元帥朱元璋為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得

承制封拜時龍鳳二年也

考異明太祖實錄於是日書云諸將奉上為吳國公此國

史之飾辭也實錄辯證曰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毫都
陞上為行省平章己亥五月陞行省左丞相辛丑正月
乃為吳國公俞本記事錄次第載之甚詳据辛丑十一
月葉子奇上書於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
興之運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齎行省平章宣命則丙
申之未聞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
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常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
封爵早晚為重輕哉史臣於是為無識矣其說良是然
明祖為創業之主而葉書以為紹開中興之運者何哉
蓋為小明王言之也韓山童初起詐稱宋徽宗八世孫

故國號曰宋葉書所以有中興之語也而明祖之開府江南為龍鳳之所拜除益明矣國史推崇本朝於太祖臣宋之事悉為剗削無一字見於實錄凡有官爵稱號皆以為羣下所尊奉然他書尚有可考實錄辨證最詳且覈今擬其數條具列如左一日陶學士事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某日皆在甲辰年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發機陽詩自注云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觀此則甲辰之歲陳友諒業已敗死金陵勢極其盛而陶安除官之制尚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則前此之拜除皆以龍鳳紀年可知矣安得而盡沒之乎辯證又曰黃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云中書設御座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實錄及本傳皆不載此事是時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應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於事理為近劉辰國初事蹟

云張士誠攻安豐上將救之劉基諫曰不應輕出若救
出來發付何處此則文成不奉龍鳳之本謀也觀此則
其事益明使太祖不奉龍鳳正朔則中書何為設御座
使小明王不為太祖所事之主則救出何難發付形迹
顯然而國史盡沒其實何以為實錄辯證又曰方孝孺
代宋濂撰越國公新廟碑用龍鳳紀年蓋甲辰歲太祖
為吳王時作也首稱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其為尊
稱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所謂王者
指吳王即我太祖也不稱帝不稱上而稱王紀實之詞
也時本稱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黃鉞屯
兵和陽則洪武改元革除龍鳳之後史家追改之斷非
舊文家有舊版逃志齋文集摩挲此一行褚墨模糊剝
剝之痕跡宛然二百年來改竄之遺跡猶可想見也觀
此則越國廟碑與陶安令旨皆在甲辰而並用龍鳳紀
年雖欲諱之安得而諱之明之續通鑑者於元紀稱我
太祖大明兵目順帝曰元主官軍曰元兵此臣子推崇

本朝之體宜爾也今則不可用矣故於明祖之開府直書小明王之命而前此但稱姓名後此則稱平章朱某陞丞相則稱丞相某及為吳國公吳王則爵而不名著其漸也順帝仍曰帝其兵曰官軍而明將則曰江南將明兵曰江南兵以當時尚未有大明之號也羣雄但稱其姓名或斥之曰賊曰偽而韓林兒獨稱小明王者以明祖所事特優之也每年明祖事首見之下是月秦從輒綴云時宋龍鳳某年信以傳信不敢沒也

龍應聘而至從龍洛陽人初仕為校官累遷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元璋命徐達訪之達下鎮江得從龍還報元璋喜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元璋親至龍江迎之以入時平章即故御史臺為

府乃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從龍盡
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平章
呼為先生而不名 渤海楊乘嘗為江浙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坐事免官寓居松江士誠遣其黨張經往招之
乘日與客痛飲無一言客問盍行乎乘曰乘以小吏致
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命其
子具牲醴告祖禰迨暮起行後園圃顧西日晴好慨然
曰晚節如是足矣夜分乃整衣冠自經死 張士誠以

舟師攻鎮江江南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平章使諭達
曰張士誠起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
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達乃帥師攻常
州進薄其壘且請益師於是復遣兵三萬往助之達軍
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城東南士誠遣數萬衆來
援達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之仍命總管王均用率
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戰於龍潭鋒既交均用以鐵
騎橫衝其陣陣亂敵退走遇伏遂大敗擒其將張湯二

將軍

考異太祖實錄於是戰云士誠弟九六遇伏馬蹶為先鋒刃國寶王虎子所獲九六即士德又云上

欲留士德以誘致士誠士德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辯證以為士德被獲在丁酉七月攻常熟之時而是役士德不與焉今從辨證張九六事皆削而不書辯證詳見至正十七年

八月己酉

朔張士誠將江通海降于江南 丙辰奉元路判官王

淵等以義兵復商州 庚午平章以諸將虐取陳保二

賢致叛且攻常州久不下命自元帥徐達以下皆降一

官以書責之曰虐降致叛老師無功此吾所以責將軍

其勉思補過否則罰無赦 是日倪文俊陷衡州路元

帥甄崇福戰死 甲戌彗見於張色青白指西南長尺

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是月帝至自上都 黃河決

山東大水 張士誠將史文炳以水師數萬攻嘉興楊

旺扎勒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賊檣艫蔽天

排江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適南風大作

岸上舉火賊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

登陸進逼城下戰于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

者數千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旺扎勒兇肆掠人貨財婦

女部曲驕橫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

採樂郊私語賊將謂史
文炳據秘閣元龜政要

九月戊寅朔江南平章如江

淮府入城先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耕桑築城
開塹命總管徐忠置金山水寨以遏南北寇兵遂還尋
改江淮府為鎮江府 庚辰汝潁賊李武崔德等破潼
關參知政事舒嚕杰戰死 壬午豫王阿喇特納實哩
同知樞密院事鼎珠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伯嘉努以
兵守之丙申潼關復陷伯嘉努兵潰豫王復以兵取之

李武崔德敗走 戊戌賊陷陝州及虢州 詔以太尉

納琳復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遷行臺治紹興 賊既

陷陝虢斷穀函之路勢欲趣秦晉知樞密院事達實巴

圖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兵部尚書察罕特穆爾與李思

齊往攻之察罕特穆爾即鼓行而西夜拔穀陵立柵交

口陝州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

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特穆爾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

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

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特穆爾追襲之
威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
賊勢窮皆遁潰以功陞簽河北行樞密院事 冬十月
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簪墮地有
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光瑩形如狗頭
其斷處如新割者有司以聞太史驗視云天狗也命藏
於庫 戊申張士誠以兵敗于常州遣其下孫君壽奉
書至江南請和言既納保二又拘楊憲遣兵來逼咎實

自貽願與講和以解困阨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以為犒軍之費江南平章復書云爾既知過歸使餽糧即當班師不隲前好且曰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夸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 鎮

南王退駐淮安趙君用自泗州來寇乙丑城陷淮東廉

訪使褚巴哈死之鎮南王被執踰月不屈與其妃皆赴

水死

考異鎮南王與妃俱死據王逢詩序修入實錄辯證曰元史諸書皆云寇陷淮安而不記為何寇觀

實錄及王逢詩序則其為趙君用明矣君用以丙申冬陷淮安以丁酉冬據淮稱王其失淮奔益都當在戌亥

間耳今從辨證
直書趙君用

初巴哈為副使與判官劉甲扞禦淮安

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巴哈尋上章劾總兵者逗撓之
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
之號曰劉鐵頭巴哈頗賴之總兵者怒其効已乃檄甲
別將兵擊賊欲以困巴哈甲去韓信城陷賊因掘塹圍
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琬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掠
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
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啗之草木螺蛤魚蛙燕

烏及鞞皮鞞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巴哈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轡次子寶格冒刃護之亦見殺巴哈隰州石樓人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朝廷聞之贈巴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先是同簽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日之計

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沔陽北抵沂
呂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
里中又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
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
者所以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海寧一境
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
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
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

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
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
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
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
之術也又言江淮多流移之人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
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歸者宜
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才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
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

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淮安卒陷於賊十一月張士誠將誘江南長興新附義兵七千人叛降於彼因挾之以攻徐達湯和壘壬午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丁亥流星大如酒杯色青白尾跡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於近濁有聲如雷劉福通遣將分畧河南山東河北大書

旗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

之天遠邇傳聞京師大震

據秘閣元龜政要

是月河南陷廉

訪副使溫普遁徙河南廉訪司于沂州又於沂州置分

樞密院以兵馬指揮使司隸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布延特穆爾卒于池州布延特穆爾持身廉介人不敢

干以私其為將所過不受餽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

孝幼養於叔父阿珠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為花

馬平章十二月庚申河南行省平章達實巴圖魯大

破劉福通兵于太康先是朝廷遣脫歡來督兵達實巴圖魯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己至酉大戰數合達實巴圖魯墜馬博囉特穆爾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已而率大軍進逼陳留攻取夾河劉福通寨是日次高柴店距太康三十里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陳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數萬擒偽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偽丞相王羅二人太

康悉平遣博囉特穆爾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
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汴
梁弟實勒們雲南行省左丞子博囉特穆爾四川行省
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是月倪文俊陷岳州路殺
威順王子岱特穆爾湖廣參政額森特穆爾與左江
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寧國路長槍元帥謝
國璽寇江南廣興府元帥鄧愈擊敗之擒其總管武世
榮獲兵千餘人是歲詔沿海州縣為賊所殘掠者免

田租三年 河南行省左丞相哈巴哈駐軍南陽嵩汝
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 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李尚
綱上闕中形勝急論凡十有二事 命大司農司屯種
雄霸二州以給京師號京糧為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
也 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嘉努以所部軍屯杭城
之北關鈞結同黨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
為患江浙行省平章慶通言於其丞相達實特穆爾曰
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嘉努乃可出師丞相遂與

慶通入其軍斬首以徇民大悅既而苗軍帥楊旺扎勒以
其軍守杭城丞相遂承制授以本省右丞而旺扎勒益以
功自驕因求娶慶通女慶通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丞相
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通不得已以女與之廣
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爾斯蘭沿江下抵廬州淮東都元
帥余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蘭還軍
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
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

淮行省參政仍守安慶通道於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
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
退懷寧縣達魯噶齊伯嘉努戰死普勝本巢湖水軍降
於徐壽輝驍勇善用雙刀號為雙刀趙云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己丑杭州降黑雨
河池水皆黑 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
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仍
命各路達魯噶齊提調聽宣慰使司節制 二月丙午

朔江南將耿炳文劉成自廣德趣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塔實曼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時宋龍鳳三年也壬子賊犯七盤藍田命察罕特穆爾以軍會達爾瑪伊爾守陝州潼關哈喇巴哈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阿喇特納實哩及鼎珠等同進討癸丑以征河南許亳太康嵩汝大捷詔赦天下戊辰知樞密院事托克托復

邳州調客省使蘇爾達袞等攻黃河南岸賊大破之

壬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簽樞密院托歡死之

甲戌倪文俊陷陝州 是月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

武關遂直趣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阿

喇特納實哩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

御史王思誠曰察罕特穆爾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

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

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遺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

兩省互為脣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特穆爾
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入潼關
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
入興元朝廷嘉其功授察罕特穆爾陝西行省左丞李
思齊四川行省左丞 詔以高寶為四川行省參知政
事將兵取中興路不克倪文俊遂破輓轡關 三月乙
亥義兵萬戶賽福鼎阿密里鼎叛據泉州 庚辰毛貴
陷萊州守臣山東宣慰副使釋迦訥死之 壬午江南

將徐達等克常州初常州兵雖少而糧頗多故堅拒不下及誘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達等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遂克之改常州路為常春府達又與常遇春桑世傑率兵徇馬馱沙克之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邁努遁丁酉陷濱州自是山東郡邑皆陷以江淮行樞密院副使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布哈達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監

察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
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
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所言多
剋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謂陛下
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
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
聲色之樂宴安酖毒之惑皆宜痛絕勇改而陛下乃泰
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者

也又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飾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謾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兵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

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乎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出為山南蘆訪簽事 前海南海北宣慰司王英益都人也性剛果有大節齊力

絕人襲父職為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
曰刀王初漳州盜起詔江西行省右丞雅克特穆爾討之
時英已致仕平章巴咱爾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
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人迎致之
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
動馳赴其軍賊平英功居多及益都陷英時年九十有
六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
報天子何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

日而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山東宣慰使布延巴哈及憲司請恤於朝有云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為臣之清者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大司農呂思

誠卒謚忠肅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三為祭酒一法許衡之舊受教者後多為名士 夏

四月丙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儻有不測良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

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為今之計宜權命總兵官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益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 乙卯毛貴陷莒州 辛

酉達實巴圖魯加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 漢中道廉訪司糾陝西行省左丞蕭嘉努遇賊逃竄失陷所守郡

邑詔正其罪 丁卯江南兵取寧國路先是徐達常遇春率兵畧寧國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臣拜巴哈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裹創而戰行省平章乃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百戶朱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於是屬縣相繼而下亮祖六合人初為義兵元帥太平克來降尋叛去數敗江南兵諸將莫能

當至是縛亮祖以獻平章曰今何如亮祖曰是非得已
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平章壯而釋之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乙亥朔張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
犯長興屯上新橋江南守將耿炳文出師擊敗之原明等
遁去 命知樞密院事布朗吉達進兵討山東 戊寅
平章政事齊拉袞特穆爾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 己

卯江南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援元帥徐大興張斌
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 丙申中書左丞

相綽斯戩進為右丞相召遼陽行省左丞相太平為中書左丞相 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之半 銅陵縣尹

羅德萬戶程輝降于江南常遇春率師駐銅陵池州路總管陶起祖亦來降具言城中兵勢寡弱可取之狀遇春遂謀取池州是日遣興國翼分院判官趙忠元帥王敬祖等攻其青陽縣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十騎衝其陣陣亂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縣 樞密院判俞通海趙賊以舟師畧太湖馬蹟山降張士誠將鈕津等

遂趣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禦之諸將倉卒欲退
通海曰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
我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於是身先士卒矢中右目
下通海不為動徐令從者被已甲立船上督戰呂珍不
得利乃引去 六月甲辰朔以實勤們為中書分省右
丞守濟寧 丙辰監察御史托克托穆爾言去歲河南之
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宜令
中書省就台哈巴華達實巴圖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

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己未以德呼特穆爾婁達實並為

御史大夫 庚申江南行省平章遣長春府分院判官

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畧江陰州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敵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彼師奔潰繼

祖據其山是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

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

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

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
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悉歸江南
士誠侵軼路絕 壬申御史大夫德呼特穆爾糾陝西
知行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罷之令居于草地 癸酉
温州路樂清江中龍起颶風作有火光如毬 是月劉
福通犯汴梁其軍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
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刀教李喜
喜趣關中毛貴自山東趣大都其勢復大振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二十六

起疆圉作噩七月盡著雍閏戌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丙子徐達率兵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先鋒趙德勝麾兵而進擒士德送建康遂徇望亭甘露無錫諸寨皆下之

考異明太祖實錄既書擒張九六於丙申之七月故於丁酉七

月常熟之役但云獲馬及舟降其兵而不復有擒士德之
文及考實錄辨證曰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
船間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銜精衛
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
鵑名陳基夷白集詩也所稱楚公謂張士德元追封士
德為楚國公故有是稱也實錄云士德以丙申七月被
擒而太祖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
虞山之詩則以為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
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幕中是詩作於癸卯二月
渡淮之日不當為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
豈宜有錯誤哉今年輯開國功臣事畧於宋文憲鑿坡
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
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
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
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為有徵矣又曰實錄七月
擒張九六十月士誠遣孫君壽請和劉辰國初事蹟以

為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以失第而聲懼其母
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高皇帝
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使其時士德既
擒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實錄之誤明矣
又曰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旺扎勒擊敗之陶
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
互考之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
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又曰元史順帝紀及達實特穆爾
傳張士誠為書請降達實特穆爾承制令周伯琦撫諭
之詔以士誠為太尉士德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
德已為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
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歲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
之授耶又曰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為楊旺扎勒所敗然
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
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
士誠士德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既

誤記士德被擒於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為之辭非事實也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碑為正予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第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并獲其戰船馬匹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為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於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譌也又曰實錄於取常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於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既久即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按諸說剖析精詳實錄之誤無疑今刪去丙申七月張九六之事而特書於此其文則據趙武桓碑修

士德驍鷲有謀士誠陷諸郡士德力居多及是被

擒士誠為之喪氣 己卯御史大夫特哩特穆爾奏續
集風憲宏綱 庚辰江南兵取徽州路元帥胡大海等
既克績溪遂進兵攻徽州守將元帥帕克斯巴哈及建
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訥與守臣
阿魯輝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際
嶺復擊敗之訥自殺屬縣次第皆下 戊子以李稷為
御史中丞 己丑義兵黃軍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陷濟
寧路分省右丞特勒們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

走本周還守濟寧 甲午監察御史特爾默色劉傑言

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伺
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備之策
不報 丙申江南元帥胡大海進攻婺源江浙參政楊
旺扎勒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
之殺其鎮撫呂才旺扎勒遁去 是月立四方獻言詳定

使司 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叛以城降於賊
歸德及曹州俱陷 八月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

自曹濮陷衛輝路博囉特穆爾與萬戶方托克托出兵擊之是月帝至自上都張士德至建康江南平章以

禮待之士德不食不語

據俞本記事錄

其母痛之誠令士誠歲

餽建康糧十萬石布一萬疋永為盟信平章不許士德

以身繫事無所成間遺士誠書俾降元以圖建康

據劉辰國

初事

遂不食而死

考異辯證曰實錄載士德被誅而劉辰國初事蹟云不食而死今攷陳基

祭文云能厲聲罵賊而不能食不義之食則以為不食而死者是也今從之

張士誠使前

江南行臺中丞曼濟哈雅為書請降於江浙丞相達實

特穆爾辭多不遜楊旺勒欲納之丞相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士誠使者往返訖無就乃遣其偽隆平太守周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旺勒固勸納降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丞相不許又請爵為三公丞相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旺勒又力以為請丞相雖外為正辭然實幸其降又恐拂旺勒意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

事改隆平府復為平江路士誠遷居府治雖奉正朔而
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朝廷顧以招安士誠為達實特
穆爾功詔加太尉後聞士德之死追封楚國公而以士
信為江淮平章政事 初達實特穆爾假周伯琦行省

參政招諭張士誠及是已降除伯琦同知太常禮儀院
事士誠留之未行拜左丞士誠為造第宅於乘魚橋厚

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

採元史及

平吳錄

九月癸酉朔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特穆爾

巴哈不協以總管王起宗縣縣萬戶葉茂初門元帥馬國寶降於江南丙戌江浙平章夏章等亦降於江南

丙子以御史大夫婁達實為中書平章政事 丙戌江

南廣翼元帥費子賢率兵攻武康與守將潘萬戶戰斬首百餘級遂下之 甲午澤州陵川縣陷縣尹張輔死

之 戊戌台哈巴哈復大名路并所屬州縣 辛丑詔中

書右丞額森巴哈御史中丞成遵奉使宣撫彰德大名

廣平東昌東平曹濮等處獎厲將帥 是月命知樞密

院事努都爾噶加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時田豐據濟濮
率衆來寇擊走之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
漢陽奔黃州壽輝將陳友諒襲殺之友諒沔陽玉沙縣
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世業漁友諒姿貌
豐偉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與文俊等起兵友諒慨然
往從之文俊用為簿書掾佐文俊攻陷諸州郡有功遂
用領兵為元帥及文俊迎壽輝居漢陽而專其政柄友
諒心不平至是友諒襲殺文俊併其衆自稱宣慰使尋

為平章政事

閏月癸卯有飛星如孟青色光燭地尾

約長尺餘起自王良沒於句陳

監察御史多爾濟等

劾奏知樞密院事哈喇巴圖魯失陷所守郡縣詔正其

罪 乙丑潞州陷丙寅賊攻冀寧察罕特穆爾遣兵擊

走之 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安慶淮南行省右丞余

闕拒戰月餘賊竟敗走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

元帥胡巴延統水軍戍焉冬十月壬戌陳友諒自上游

直擣小孤山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趣安慶賊追至山

口鎮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祝寇
攻西門闕擊斬之其兵乃退 壬申江南中翼大元帥
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
而軍遇春及吳國寶率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
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
天麟等官軍敗走薄暮復以戰船數百艘來逆戰復大
敗之遂克池州 甲申江南行省平章閱軍于大通江
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兵攻揚州路克之青軍元帥張明

鑑以其衆降先是至正十五年明鑑聚衆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呼為一片瓦其黨張監驍勇善用槍又號長槍軍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鎮南王博囉布哈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久之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糧乏衆無所託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為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飢窘不然人心必變

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而據其城鎮南王走淮安為趙君用所殺明鑑等兇暴益甚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兵大敗不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麟耿再成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林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僅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戊戌

曹州賊入太行山達實巴圖魯與知樞密院事達里瑪
實哩以兵討曹州賊官軍敗潰達里瑪實哩死之是
月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關中賊散走南山者出自興
元陷秦隴據鞏昌有窺鳳翔之志察罕特穆爾即分兵
入守鳳翔而遣諜者誘賊圍其城賊果來圍之厚數十
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
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
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

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定 十一月辛丑山東道宣慰使董搏霄復請令江淮等處各枝官軍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駐守禦且廣屯田以足軍食從之

汾州桃花花

壬寅賊侵壺關察罕特穆爾兵大破

之 十二月丙戌徐壽輝將明玉珍陷重慶路據之玉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為鄉黨所服初聞壽輝兵起集鄉兵屯於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於壽輝授元帥隸倪文俊麾下鎮沔陽與官軍戰湖中

飛矢中右目微眇既而以兵千人槩斗船五十沂夔而
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苦蜀義兵元帥楊漢以兵五
千禦之屯平西左丞相旺扎勒圖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
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
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
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旺扎勒圖遁父老迎入城玉珍
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已丑江南下令釋輕重
罪囚以干戈未寧人心初附故也丁酉慶元路象山

縣鵝鼻山崩 戊戌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初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君相不能用玄遂乞致仕帝不允會大赦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及卒賜賻甚厚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為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卓然

名世為儒者宗 己亥流星如金星大尾約長三尺餘
起自太陰近東而沒化為青白氣 庚子太尉四川行
省左丞相達實巴圖爾卒于軍中時詔遣知院達里瑪
實哩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達里瑪實哩為劉福通所
殺達勒達諸軍皆潰達實巴圖爾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
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為達
實巴圖爾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實巴
圖爾覺知一夕憂憤死 初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帝

命董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布朗吉達討之而濟南又告急
搏霄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
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
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
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
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
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中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
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

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
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諧於總兵太尉努
都爾噶令搏霄依前詔從布朗吉達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
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
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
長蘆是冬張士誠築城虎丘山因高據險役月餘而
畢

據虎丘
山志

是歲詔諭濟寧李秉彝田豐等令其出降

叙復元任嘯亂士卒仍給資糧欲還鄉者聽義兵千

戶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寶通以叛降於毛貴余寶遂據棣州 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許有壬前朝舊德皇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鷹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至是以老病力乞致仕許之給俸賜以終其身盜據齊魯中書參知政事崔敬與平章海蘭參政諳達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已疲乃請行

納粟補官之令詔從之河北燕南士民接踵而至積粟
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費民獲少蘇 中書左丞
烏古遜良楨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
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楨曰
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
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
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

十八年春正月丙午趙普勝陳友諒等陷安慶淮南行

省右丞余闕死之賊之來攻也初自東門登城闕簡死
士擊却之已而併軍攻東西二門又擊却之賊恚甚乃
樹柵起飛樓復來攻我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
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是日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
饒州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
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
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
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

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伊伯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特穆爾巴哈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和碩巴哈新李盧廷玉葛延齡丘蚤許元琰奏差烏德美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魯岱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闕

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
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
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
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
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
或欲輓之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遂死于安慶
贈淮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幽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
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巴哈為第一 庚戌張士

誠兵攻常州江南守將湯和擊敗之獲卒數百人江

南行樞密院判鄧愈遣部將王弼等攻婺源州兵至城

西與守將特穆爾巴哈戰自旦至日昃殺傷五百餘人

不下乙卯

考異元史順帝紀作庚戌今從明太祖實錄

分兵為三道並進遂

拔其城特穆爾巴哈死之士卒皆降凡三千餘人復遣

萬戶朱國寶攻高河壘克之乙丑大風起自西北益

都土門萬歲碑仆而碎丙寅田豐陷東平路丁卯

知樞密院事布朗吉達與毛貴戰于好石橋官軍敗績走

濟南 是月詔達實巴圖爾子博囉特穆爾為河南行
省平章政事總領其父元管軍馬 詔察罕特穆爾屯
陝西李思齊屯鳳翔 二月己巳朔議團結西山寨大
小十一處以為保障命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左丞烏
古遜良楨等總行提調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
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 毛貴陷清滄二州遂據長
蘆鎮 中書省臣奏以陝西軍旅事劇去京師道遠供
費艱難請就陝西印造寶鈔為便從之遂分戶部寶鈔

府等官置局印造仍命諸路撥降鈔本界平準行用庫
倒易昏幣布於民間 癸酉毛貴陷濟南路守將阿達
戰死毛貴立賓興院選用故官以姬宗周等分守諸路
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
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三分冬則陸運夏則
水運 董搏霄將赴長蘆謂人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
至是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
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

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摔而問曰汝為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搏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禮部尚書追封隴西郡侯諡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乙亥江南以

吳禎為天興翼副元帥使與其兄良守江陰時江陰兵不滿五千而其地與張士誠接境良兄弟訓練士卒嚴為警備屯田以給軍餉敵不敢犯民甚賴之江南行省平章命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殷繁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

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即非委任之意 山東賊漸逼京畿辛巳

詔以台哈巴哈為中書右丞相總兵討之 壬午田豐復

陷濟寧路甲戌輝州陷丙戌努都爾噶聞田豐逼近東昌

棄城走城遂陷 丁亥察罕特穆爾調兵復涇州平涼

保鞏昌 庚寅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守將周全擊

敗之 丁酉興元路陷 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 加

右丞相緯斯戡太保 庚子毛貴陷般陽路 辛丑大

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
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 癸卯王士

誠陷晉寧路總管杜賽音巴哈死之 己酉劉福通遣

兵犯衛輝河南行省平章博囉特穆爾擊走之進克濮

州 庚戌毛貴陷薊州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特穆爾

以兵屯涿州察罕特穆爾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

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精銳往赴召 毛貴率衆

由河間趣直沽乙卯遂犯薊州至棗林已而畧柳林蹂

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人心大駭在廷之臣或勸
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左丞相
太平執不可帝乃命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巴哈以兵
拒之戰于柳林官軍大捷賊退走京師乃安 江南行
省平章命提刑按察司簽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
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賊者免徵武將征討
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
用法太寬則人不畏法無以為治平章曰自喪亂以來

民初離創殘以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
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而刑新國則
宜用輕典若執而不變非時措之道也 丙辰江南兵

取建德路先是鄧愈朱文忠胡大海率兵由昱嶺關進
攻建德道出遂安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
敗之追至淳安降其衆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兵
五千援淳安大海與之戰擒將士四百餘人由是直抵
建德參政巴哈院判慶壽等皆遁父老何良輔等以城

降改建德路為嚴州府 以周全為湖廣行省參知政
事統鄂囉等軍移鎮嵩州白龍寨 丁巳田豐陷益都
路 察罕特穆爾之赴召涿州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
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
掠而南察罕特穆爾留禦之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
勒重兵屯聞喜絳州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
棄輜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
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

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朝廷乃詔察罕特穆爾守禦關陝晉冀鎮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特穆爾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 夏四月己巳朔趙普勝自樞陽寇池州陷之執江南守將趙忠 庚午江浙行省左丞楊旺扎勒以舟師攻徽州江南將胡大海等擊敗之丁丑旺扎勒又攻建德江南將朱文忠擊敗之旺扎勒遁去 甲申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道通和尼齊

棄城遁 壬午田豐陷廣平路大掠退保東昌詔令元
帥方托竟托以兵復廣平 癸未以諸處捷音屢至詔頒
軍民事宜十一條 甲午陳友諒遣部將王奉國陷瑞
州路 是月帝如上都 察罕特穆爾李思齊會宣慰
使張良弼郎中郭擇善宣慰同知拜特穆爾平章政事
鼎珠總帥汪長生努各以所部兵討李喜喜于鞏昌李
喜喜敗入蜀察罕特穆爾駐清湫李思齊駐斜坡張良
弼駐秦州郭擇善駐崇信拜特穆爾駐通渭鼎珠駐臨

洮各自除路府州縣官徵納軍需李思齊張良弼同謀
襲殺拜特穆爾分總其兵思齊尋又殺郭擇善 五月

戊戌朔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

察罕特穆爾遣其將以兵復冀寧 劉福通攻汴梁壬

寅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遂入城立宮闕自安豐迎其

主小明王居之以為都 陳友諒遣部將康泰邵琮鄧

克明等以兵寇邵武路 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 癸

丑監察御史敏珠爾海七十等糾劾太保中書右丞相

台哈巴哈乙卯詔削台哈巴哈官爵安置盖州初台哈巴哈奉命討賊既渡河即上疏以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為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置無如丞相太平者如今太平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銜太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參知政事布延特穆爾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通不進兵台哈巴哈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旺扎勒特穆爾為右丞之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誤專

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而左丞相太平與台哈哈久有隙會其疏來上以其欲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而於帝前力排之於是下削奪之詔以知樞密院事烏蘭哈達代總其兵仍命烏蘭哈達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周全節制河南諸軍 辛酉陳友諒兵陷撫州路 是月山東地震天雨白毛 六月戊辰朔台哈哈伏誅台哈哈聞有詔夜馳詣劉哈喇巴哈求救解劉哈喇巴哈者台

噶哈故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時駐兵保定見台噶哈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
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勲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是必
為讒言所間我當往見上白之丞相毋憂也即走至京
見太平太平問其來何故哈喇巴哈具以告太平曰台
噶哈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乃敢妄言耶不審處禍將
及爾矣哈喇巴哈聞太平言噤不能發太平度台噶哈
必在哈喇巴哈所即語之曰爾能致台噶哈以來吾以

爾見上爾功不細矣哈喇巴哈因許之太平乃引入見
帝賜賚良渥初哈喇巴哈之事台哈也與倪晦者同
在幕下台哈巴哈母委倪晦而哈喇巴哈計多阻不行哈
喇巴哈心常以為怨及是知事已不可解還縛台哈巴哈
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 察罕特穆爾調呼喇
齊關保同守潞州拜察罕特穆爾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便宜行事 癸酉江南左副都指揮使朱文忠率兵攻
浦江縣下之縣之感德鄉有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

元中旌表為義門復其家至是家衆避兵山谷間文忠訪得之悉送還家禁兵士無侵犯江南中翼左副元帥謝再興等率兵畧石埭縣與陳友諒兵遇擊敗之擒其將錢清等三人庚辰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呼喇齊以兵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晉寧路城中死者十二三郡人喬彞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是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彞坐其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彞家邀致之至則

晏死矣賊平贈晏臨汾縣尹賜諡純潔有張嵩起者汾
州人也嘗用薦者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賊去晉
寧復陷汾州嵩起與妻亦赴井死晉寧人王佐為賊所
獲欲降之佐詬詈不輟亦遇害 乙酉命左丞相太平
督諸軍守禦京城便宜行事 甲午張士誠兵寇常熟
縣江南守將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穆爾固
實者寧夏人也登進士第除紹興路錄事司達魯噶齊
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穆爾固實為行臺鎮撫乃大

募民兵為守禦計與舒穆魯宜孫夾攻處州山賊遂平之
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
郡縣多殘破獨穆爾固實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
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
興及是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穆爾固實曰國珍
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
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將益兵時朝廷方倚
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珠格爾與國珍素

通賄賂情好甚厚憤穆爾固實擅舉兵且恐生事即使
人召至私第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搥殺之斷其頭
擲廁溷中民間之無不慟哭黃中乃率其衆復讐盡殺
拜珠格爾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獨留拜珠格爾不殺以告
於張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拜珠格爾尋遷行宣政
院使監察御史珍通糾言拜珠格爾陰害帥臣幾致激變
宜寘諸嚴刑詔削其官爵安置湖州而已 秋七月丁
酉朔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於劉

福通時察罕特穆爾駐軍洛陽遣拜特穆爾以兵守碗
子城周全來戰拜特穆爾為其所殺全遂盡驅懷慶民
渡河入汴梁 庚子廖永安敗張士誠于狼山獲其戰
艦而還 丁未布朗吉達以兵復般陽路已而復陷 癸
丑有賊兵犯京城刑部郎中巴哈守西門夜開門擊退
之 丙辰江南總管胡通海等襲破九華山寨時寨首
鮑萬戶有衆二千據險自固四面設礮石機弩兵不能
進通海乃引兵潛由磴道攀援魚貫而上因風縱火燔

其寨遂克之 己未劉福通遣周全引兵攻洛陽守將
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全之攻洛陽
也察罕特穆爾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
援會賊已退因追至虎牢塞諸險而還 是月京師大
水蝗民大饑 是月江南行省右丞郭天爵謀害平章
事覺平章殺之天爵天叙之弟也 採俞本
記事錄 八月丁卯
朔江浙行省平章薩木把勒討饒州貪財玩寇久而無功
遂妄稱遷職福建行省至福建為廉訪簽事般若特穆

爾所劾拘之興化路 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 辛

巳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于毛貴 巳丑張士誠
兵寇江陰江南守將吳良擊走之俘獲其士馬輜重

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陰約張士誠以兵攻楊旺
扎勒旺扎勒倉卒不及備遂自殺其衆皆潰旺扎勒築營德
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用法深刻任意立威而
鄧子文金希伊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
丞相深惡之張士誠素欲圖旺扎勒遣其部將史文炳

往杭州謁旺扎勒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盛陳鳥銀器皿嵌金鐵鞍之類盡以遺旺扎勒自是約為兄弟及士誠與丞相合謀文炳率衆圍旺扎勒營旺扎勒遣吏致牲酒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無死得以底裏上露天炳報不可旺扎勒乘城拒戰十日而力盡遂悉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其弟巴延亦自殺唯平章慶通女以先往富陽得免文炳解衣裹旺扎勒屍瘞祭之其後追封旺扎勒潭國公諡忠愍巴延衛國公諡忠烈旺扎勒部將員成等欲為報讐

遣苗軍元帥台哈巴哈奉書納款于江南且言其部將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效順江南行省平章乃命

朱文忠往撫之

參用輟耕錄及葉玘挽楊左丞詩序

陶宗儀曰旺扎勒寵榮過望豈有二志忠君愛國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己犯分貪財好色生性固然君子可以畧之兼以所部吏卒視旺扎勒起身等一寒微威令不信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已

庚寅以婁達實為御史大夫詔作新風紀 九月丁酉

朔詔授實巴爾特穆爾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喇巴哈敦雲中郡夫人子觀音努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門閭先是實巴爾特穆爾為趙王位下同知齊哩克口總管府事其妻嘗保育趙王及是部落摩哩叛欲殺王實巴爾特穆爾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努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比賊至遂殺觀音努趙王得免事聞故旌其忠焉 褒封唐贈諫議大夫劉蕡為昌平文節侯 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定州掠大

同興和塞外諸郡 中書左丞張冲請立團練安撫勸

農使司二道一奉元延安等處一鞏昌等處從之 壬

寅詔中書參知政事布延巴哈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

畧江南 癸卯詔以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慶通為江南

行臺御史大夫時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多為江南所

有而明台則制於方國珍杭蘇則制於張士誠憲臺綱

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 丙午賊兵攻大同路壬

戌平定州陷 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江西行省參政

全布延薩里及總管噶海齊死之時江西下流諸郡皆
為友諒所據布延薩里乃與噶海齊戮力同守友諒遣
其將圍城因使人脅之降布延薩里斬其使日探甲登
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遂自剄噶海齊守贛尤
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噶海齊謂之曰與汝戰
者我也爾毋殺吾民當速殺我遂遇害 冬十月辛未

考異元史順帝紀作壬
申今從明太祖實錄

江南將胡大海取蘭溪州先是

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巴延巴哈等平其五壘是

日進攻蘭溪官軍千人出戰敗之克其城廉訪使趙秉
仁等被執獲馬牛羊萬頭立寧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
要害遂進攻婺州路 甲戌江南將徐達邵榮克宜興
先是達等攻宜興久不下平章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
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
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
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遂拔其城同知樞密院事
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戰

敗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 壬午監察御史楊齊
巴哈劾中書右丞相綽斯戡任用私人圖烈及妾弟崔
旺扎勒特穆爾印造偽鈔事將敗令圖烈自殺以滅口綽
斯戡乃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乙酉監察御史達實
瑪實哩王彛等復劾之請正其罪帝終不聽也 壬辰
大同路陷達魯噶齊旺扎勒特穆爾棄城遁 是月博囉
特穆爾統領諸軍克復曹州 十一月辛丑江南行省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平章謂同省諸臣曰古者寓兵於

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 丁卯田豐陷順德路先是樞密院判官劉起祖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至是城陷

起祖遂盡驅其民走入廣平 甲子江南行省平章以
胡大海兵攻婺州不克乃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
等師十萬往取之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癸酉
關先生破頭潘沙劉二等由大同直犯上都焚毀宮闕
留七月乃轉畧遼陽 甲申江南兵取婺州路達嚕噶
齊僧珠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先是江南平章出師至
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
世祖平一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

人故能定天下於一公英明神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
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平章曰此言
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
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
嘗忘也又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
糧緩稱王平章悅命參帷幄師進至德興聞張士誠兵
據紹興諸暨乃取道蘭谿以至婺州遣使入城招諭不
下遂圍之初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授浙東宣慰

副使舒穆魯宜孫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又以前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為照磨而宜孫又自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憑險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簽行樞密院事至是聞江南兵抵蘭谿且逼婺而宜孫弟厚孫方守婺其母亦在城中宜孫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

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殿深等至松溪觀望不敢進江南平章謂諸將曰婺倚舒穆魯宣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獅子戰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險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過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矣翌日簽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簽樞密院甯安慶與

都事李相開門納敵楊惠僧珠皆戰死南臺御史特穆爾色埒院判舒穆魯厚孫等皆被執平章入城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皆安堵改婺州為寧越府置中書分省召儒士許元葉瓚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和州人少攻儒業博涉經史於是命宗顯開郡學延宿儒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厚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欣悅是月太

白經天者再 江南平章發倉賑寧越貧民有女子曾氏自言能通天文誑說災異惑衆平章以為亂民命戮于市 是歲河南賊蔓延河北前江西廉訪簽事巴延家居濮陽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已大至巴延乃渡漳北行鄉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州與賊遇賊知巴延名士生劫之以見其帥帥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有司上其事贈簽太常禮儀院事太常上諡議曰以城守論之巴延

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
巴延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
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
請謚曰文節從之 江西諸郡皆陷撫州路總管吳當
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陳友諒
遣人辟之當卧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送江
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吉水縣之谷坪踰年以
疾卒 京師大饑疫而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各挈

其老幼男女避居京師以故死者相枕藉資正院使保布哈請於帝市地收瘞之帝及皇后皇太子省院諸臣施捨無筭而保布哈亦自出財賄珍寶以佐其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保布哈高麗人亦曰王巴哈皇后奇氏微時與

巴哈同鄉里相為依倚及貴巴哈以閹人入事后累遷為資正院使后益愛幸之至是欲要譽干權故有斯舉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檻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屋比某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奇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衣諫曰使長年已大子年已長宜稍息造作且諸夫人事上足矣無惑於天魔舞女輩自愛惜聖

躬也帝艷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到后
宮后亦多畜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遺之京師
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高麗女婉媚善事
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為高
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鞞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一時風
氣舉世若狂

據庚申外
史修入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八